

英国纪行

徐宏力专栏

## 漫步爱丁堡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爱丁堡是座石头城,花岗岩堆出的历史,静卧在思古幽情中。走在圆石排砌的古路上,似乎依然能听到当年甲士坐骑铁蹄撞击路面的声音。现代人迷恋古代的东西,因久远而亲近,那斑驳的墙体,那高耸的钟楼,那雕花的木门,那伟岸的雕塑,喃喃叙述着风雨故事。老城以青灰色为主调,在白云蓝天的映衬下,使人觉得只有冷色才明亮,因为有分量,有纵深感,有庄严气势。维多利亚时代是帝国鼎盛期,盖房子不计成本,重点项目建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很多材料选自意大利与德国,因为精心,所以经久。

爱丁堡人的环保意识有深度,既关心自然环境,也关心人文环境,对文化忠诚的民族让人觉得踏实。该市的地方法规要求,建新楼宇必须保护旧有墙体,内部设施可以非常现代化,但一定要留下历史面孔。相比之下,老北京已经没了模样,只在水泥森林中残存着依稀痕迹,如果当年完整地保存下来,光靠旅游,首都的日子就会很殷实。不知为什么,当年的决策者喜欢古书,不喜欢古城,执意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建筑学家梁思成对拆旧方案痛心疾首,着实大病了一场。一介书生,反对也没用,知识不转化为权力意志,只是书斋里的自言自语。

爱丁堡有座英王行宫,深深缩在宽大庭院的林木后面。附近的皇家园林已经开放,原来帝王遛马的地方,如今成了市民乐园,三三两两的跑步

者散在自然角落里,草地、丘陵、湖泊、树林,还有新鲜的空气,静谧的大海。如果不是刻意保留,城市里绝没有这样自由生长的原始生态。我们看着相当兴奋,除了“漂亮”之外,说不出别的词儿来,面对真正的美,语言倍感苍白,只能替换着拍照。一位老者走上前来,要帮我们合影,“all of you”,他用指头画了个圈,把我们都圈在里面,主动申请服务的人,我头一次遇到。

王宫前有一英里石板路,斜着通向悬崖古堡,那里三面峭壁,高不可攀,正面是坡地,一泻千里。遇到乱世,可行乌龟战法,先躲在躯壳里养精蓄锐,任敌人在外面耗得筋疲力尽后,再放出军阵决战。中国没有古堡,只有城墙,围在里面的不仅有军队与贵族,还有百姓,汉民族的统治者重视子民的追随,无民便无君,犹如无水便无舟。

我们驱车路过一个广场,高台上有四个年轻姑娘正在表演踢踏舞,动作劲爆高速,旋风一般的节奏让人喘不上气来,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有弹性,上半身端庄,纹丝不动,下肢挽出了各种花型。姑娘们的表演没有几位观众,属于自娱自乐,强身健体,艺术弥漫于日常生活,才是高质量的人生状态。原装踢踏舞出在爱尔兰,北爱尔兰流行也不奇怪,苏格兰人能跳得这么好,就很特别了。爱丁堡是座审美情调浓郁的城市,每年都举办国际艺术节,在过度物质化的社会里,这是别样幸福。



爱丁堡大学在英国排位靠前,是国人最早涉足西学之处,中国第一位旅欧留学生黄宽就在这里读书,1857年毕业,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国学名家辜鸿铭也曾在这里求学,他是前清的活文物,民国时还梳着辫子,对西学的熟悉程度超过许多西学专家,批判语言格外尖刻,刺在痛处,引起了西方人的重视,说是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观故宫,但是不能不见辜鸿铭。辜氏像痛恨西学一样热爱国学,精华与糟粕通吃。他最聪明,也最糊涂,有时故意用糊涂来表达聪明,是地道的学术狂人。

爱大的孔子学院是座三层的西洋石头小楼,门口有一尊国家汉办赠送的孔子半身塑像,慈眉善目,相貌端庄,比流行的孔子画卷顺眼,画上的孔子如打鬼的钟馗,不像传道者,而像驱邪者。我们见到了该院的外方院长,她基本不懂汉语。在中国,让一个不熟悉英语的人担任英

语系主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看着这位优雅的英国女士,我感到他们在敷衍中国人,但愿这是错觉。中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软,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富强是数字事实,刚性现象,别人不愿意承认也不得不承认;而文化评价带有主观性,缺少客观标准,“他者”必须改变思维定式,这需要时间。

别的老师上课时,我到孔子学院的后花园散步,无声地踩上松软的草坪,依然惊走了林间的几只野鸟。在地上拾到一支漂亮的羽毛,夹到了笔记本里留作书签,暗笑自己有些“小资”,而且资深。入冬季节,花都谢了,心生淡淡眷恋,学人成为闲人,无比惬意,远离工作,远离思考,只剩自己和这后花园,情愿永沉梦中。绿茵丛中几个人在打高尔夫球,推着球车越走越远,消失在密林背后。视线尽头飘入幻觉,失神后的冥冥中,灵魂游离了肉体,自由在地飞翔……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 时间哪去了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与一位朋友谈人心浮躁,朋友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她和一个网友在网上传送照片,文件大,传得很慢,她就有些急躁,对方说:“你着急什么?”朋友告诉我,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她问住了,也问清醒了,是啊,我急什么呢?

蒸汽机发明之前,人们运动速度的差别是马的平均速度与人的平均速度的差别,无非是穷人步行,富人、官人骑马,这种情形在中国延续了两三千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近一百年来,人们运动速度的差别爆炸性地扩大了,火车、汽车、飞机、高速列车,人们出行代步的工具有了多样的选择。

运动速度的提高、通讯的便利,实际上已经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我们为什么反而觉得时间更加不够用了呢?节省出的时间哪去了呢?

经济学家舒马赫1978年提出一个经济学定律:“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数量成反比。”

这就是说,人们越重视时间,就越尽脑汁去节省它,就越不可能享有它。

的确,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为了挣更多的钱,谋取更高的职位,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使自己显得比别人更加成功,我们不肯停下来,就像被鞭子抽着似的,每天废寝忘食,加班加点,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团团转的陀螺,收入本来还过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为了与同事同学邻居攀比,看谁的房子更大,装修得更豪华,谁的车子档次更高,谁的手机更时髦,谁衣服鞋子的牌子更响亮,结果把自己搞成了月光族,搞成了房奴车奴,不仅手头一点闲钱也没有,而且还一睁眼就先欠了别人一屁股债,紧张焦虑,每天疲于奔命。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描写一个叫西西弗的人,不停地从山下往山上滚石头,刚滚上去就又滚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停息,这其实就是现代人生存境况的生动比照。

一年的时光为什么要分为52

个星期,每个星期为什么要留下第七天当做礼拜日?圣经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上帝累了,要停下来休息。在这种时间安排里,隐含着先人们的智慧。

到丽江旅游,最大的感触是那里的慢生活,一切都慢半拍,有意无意间,你的步履你的语速就会慢下来。坐飞机回到北京,一落地,生活节奏不由自主地又快起来。我想,也许这就是每到周末许多人选择去乡村度过的原因吧。乡村生活的一大特点就是慢,或许正是这种慢,这种静谧闲适,让我们充满了向往。

一个网友在我博客里留言,说他一家曾经有幸在美国的肯塔基州生活了好多年,亲眼看到了一群崇尚自然的纯朴之人,“记不清那个县和那个村的名字了,反正我们都称呼它叫德国村,村里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他们不要政府提供),总之,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顺应自然。日出而起,日落而归,歌声笑语,教堂钟声,鸟语花香,书声朗朗,金鸡报晓,牛羊成群,炊烟袅袅,

打铁声声……一片和谐。几百年来,这群人居然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悠然自得地以原始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高度物质文明的美国,我们除了感叹,还是感叹!”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感叹:难得浮生半日闲。很多人都说太忙,抱怨活得累,问忙什么呢,大多回答瞎忙。真是瞎忙。其实,有没有空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钱永远挣不完,工作永远干不完,好东西那么多,而且更新换代那么快,新产品层出不穷,永远也买不完,不可能全都搬到你家里来,房子够住就好,钱够花就好,不管什么东西,适可而止,够用就好。

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过快,请停一下,让灵魂跟上来。”在这样一个物化的时代能给自己留下点空闲,找到点空闲,就像陶渊明说的那样,“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这需要一种真正的智慧。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 请叫她“作家林青霞”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当年,亦舒见到周天娜,“惊艳惊到下巴要跌下来,灵魂儿好不容易归窍,拍拍胸口说:幸好咱们有林青霞。”

幸好咱们有林青霞。因为林青霞,咱们面对这一百年里屈指可数的几位绝代佳人——奥黛丽·赫本、碧姬·芭铎、伊莎贝尔·阿佳妮、苏菲·玛索时,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大可以拍拍胸口,吐出上述句子。

她在金陵女中念高中的时候,就不断有星探上门,1972年,高中毕业,终于由杨琦先生引入电影圈,准备出演琼瑶电影《窗外》。父母守旧,不肯应允,导演宋存寿几次上门拜访,最终找到一位山东籍的政界人士上门说服,她得以出演江雁容。幸好。

《窗外》没能在台湾上映,台湾

人在电影里看到林青霞,是在她的第二部电影《云飘飘》里。那是1973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第一是台湾将胶片进口税率降低为13%,台湾影片娱乐税不得超过30%,于是,台湾当年的电影总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二;第二,或许就是林青霞的横空出世。此后8年,她拍了50部电影,多数是爱情文艺片,为了找她拍片,黑道上门胁迫,制片人以跳楼要挟。幸好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来日益狂暴的娱乐制度还只是初见端倪,我们得以拥有一个全身纯白的林青霞,如亦舒所说:“身为现代女性,却绝不给人一种服食了安非他命似拼命上的感觉。”这种静气尚存的明星,她是最后一个,所以后来铁屋影子写的《永远的林青霞》,英文版的名字叫“The last Star Of The

East”。

她美,却又不像彩色时代的女明星,经不起深究,她像是来自黑白时代,美,而且凝重、清静,是美女在彩色电影和彩色胶卷时代整体退化后的一个幸存者。香港人瞧不起台湾明星,嫌他们土,常常一身白,但林青霞始终当得起一身白。电影一百年,任何华人明星都可以被见仁见智,唯独林青霞不可以,说别人不美,有讨论的余地,说林青霞不美,你有问题。别提“演技”,“美”本身就是绝大的演技。

然而,美,又像一庞然大物,把其他的东西都遮住了,尤其是她对电影的贡献,那些品种多样的贡献:《爱杀》里不穿胸罩的出演,《梦中人》里那些带有血腥味的情欲对白,《暗恋桃花源》对舞台剧的尝试,

她演的沈韶华,笔尖把纸都划破,但当她真正开始写作,她写出的却是平和。

以及为《新蜀山剑侠传》所经受的钢丝酷刑,还有用在《东方不败》里的京剧眼神功。多年来,她的美遮住了别的,让她一直被当做“林美人”。嗯,人们得匀出点赞誉来,用在别人身上。

所有的天赋,都带着一点戾气,美貌也不例外,然而,百转千回之后,她把美交了回去,顺便交回去的,还有生命的焦灼,被美遮蔽的生命可能也显露出来。于是,她的散文集《窗里窗外》,更多的是温柔敦厚,书分六章,题为“戏、亲、友、趣、缘、悟”,收录了她的50篇文章,沉静,豁达。虽然很久以前她就写过——《滚滚红尘》开场,她演的沈韶华,笔尖把纸都划破,但当她真正开始写作,她写出的却是平和。

现在,请叫她“作家林青霞”。